

## Chapter Two (上)

「這樣啊，真是湊巧呢。」黑澤此刻面對安達的神情分外欣喜，彷彿方才仰望火盃時的掙扎躊躇並不存在，見後者只在制服襯衫外裹了件斗篷，他忍不住關心道，「安達，你不冷嗎？」

「噢？」黑澤將話題帶到他意料之外的方向，安達先是愣了一下，才驚覺自己今天似乎少穿了件毛衣，經黑澤一提醒，周身寒意頓時令他打了個哆嗦。

『現在將圍巾借給安達的話會不會太逾越？』黑澤擔憂地皺眉，盯著安達欲言又止，後者聽見他的心聲後目光不自覺移向黑澤頸脖上的圍巾，和霍格華茲的傳統不同，德姆蘭並沒有搭配冬衣制服的圍巾，黑澤的圍巾有別於多數同校生選擇的皮草圍巾，是條紋樣式的毛織材質，配上他身上的黑色長版大衣看上去比麻瓜雜誌封面的模特兒還要好看。

不、現在不是讚嘆黑澤外貌的時候，安達連忙抬手攏了攏自己的斗篷衣領，朝黑澤緩緩搖頭，「我還好——哈啾！」

『糟糕、不會已經著涼了吧？真是不會照顧自己。』見狀，黑澤不再猶豫立刻向前踏了一步，動作俐落地解開自己的圍巾遞到安達面前，『雖然很想親自為安達圍上它，但肯定會嚇到他吧？』

出現在眼前的圍巾讓安達不禁抬眼窘迫地覷著黑澤的表情，「呃、黑澤？」

「這個先借你吧？」黑澤試探著觀察安達的反應，確認眼前的少年沒有露出抗拒的神情便態度堅定地試圖說服對方接受手中的圍巾，「別逞強，要是感冒就不好了。」

經過幾番天人交戰，無奈身體受不住逐漸蔓延的冷意，安達遲疑地接過圍巾並將其繫上，隨後悶悶地垂著頭向黑澤道謝。

「不用謝，就當是報答那天你幫我帶的晚餐？」安達憋悶的模樣讓黑澤好笑地寬慰道，將雙手背到身後，他側頭望向一旁朦朧中透著絢爛微光的玫瑰窗，雙眼微微眯起，『能面對面向安達表達關心真是太好了。』

「啊？……哦。」安達覺得自己真是遜透了，面對黑澤總是緊張得連一句話都說不完整，像個傻子一樣，明明抱持著暗戀心情的人不是自己，為何黑澤卻能表現得比他還坦蕩自然呢？

『能和安達獨處實在太奢侈了，』黑澤的目光並沒有聚焦在安達身上——這讓後者自在了不少——思緒卻仍圍繞著安達，『真希望時間可以再過得慢些……』

如果現在主動和黑澤搭話，他會更開心一點嗎？安達想起方才前者獨自一人時那沉重無奈的心情，不知怎麼地、安達有股衝動想為對方抹去那些不快的情緒，哪怕只是暫時的。

「那個……」安達的手指緊絞著斗篷袖口，注意到黑澤轉頭看向他的瞬間全身僵了片晌，嘴巴不受大腦控制般將本該迴避的疑惑傾吐而出，「你還沒報名嗎？」

聞言，黑澤詫異地眨眨眼，隨即苦笑著從口袋裡掏出那張紙條，「你剛剛看到了？」

『安達看到了多少？我頹喪的模樣不會也被看到了吧？』黑澤慌亂的情緒太過激動，焦慮的心聲全數如洶湧浪花襲向安達的腦海，『哇啊、安達不會覺得我很奇怪吧？明明是理所當然的事卻還要猶豫半天，一點也不果斷。』

「嗯、看到了，」見黑澤並沒有閃避這個話題或覺得被冒犯，安達稍稍放鬆了緊繃的神經，餘光瞄向那張羊皮紙條，上頭的字跡端正工整且蒼勁有力，和黑澤給人的感覺倒是挺相符的，「我以為你早就將名字投進火盃了。」

「啊……我想也是，大家應該都這麼覺得。」黑澤微抿下唇瞥了眼手中的紙條，像是在回答安達的疑問又似是喃喃自語，「覺得我理所當然地會想為校爭光、爭取永恆不朽的榮耀，但我——」

黑澤的自白猛地一頓，緊隨而來的是他沮喪的心聲，『安達會對我感到失望嗎？雖然沒想過要逃避，卻也沒有積極的野心，如果不是因為安達，我甚至不打算來霍格華茲，哪怕校長威逼利誘、即使會辜負大家的期望。』

「如果不想，不用勉強自己去做。」安達忽然說道，他抬眼對上黑澤訝異的雙眸，「大家都知道黑澤很優秀……我認為，你的優秀並不會因為這次的缺席而被否定。」

『……啊，安達總是會說出這樣救贖我的話呢，不論是那時抑或是現在。』

「安達也覺得我很優秀嗎？」黑澤笑眯了眼，就在安達為這耀眼奪目的笑容感到刺目得不自覺別開臉時，他忽地轉身大步走向火盃，毫不猶豫地將寫著自己名字的羊皮紙條拋進藍色火焰之中，火盃中的火焰搖曳著，收下了黑澤的紙條。

安達被黑澤那與原先意願背道而馳的舉動給驚呆了，他瞪圓了雙眼半晌說不出話，「黑澤你——」

「抱歉，我挺任性的吧？只是，突然覺得參與選拔也無妨，」黑澤回頭緩步走到安達身側，嘴上說著反省似的話語卻同時俏皮地對後者眨了下左眼，「反正火盃也不一定會選上我，對吧？」

『倘若即使我不追求榮耀，安達仍然覺得我優秀的話，那麼要是真的被火盃選上，體驗一次難得的賽事應該也挺有趣的。』黑澤的心聲輕快得彷彿要哼起歌似的，讓安達疑惑之餘有些哭笑不得，『如果我打從內心敬重對手，儘管沒有競爭冠軍的打算我也不算失禮吧？』

雖然安達能聽見黑澤的心聲，此刻卻搞不懂後者的思路到底是怎麼得出這種結論的，他甚至不知道是什麼促使黑澤做出了意料之外的最終抉擇，只能茫然地凝望火盃放棄了思考。

黑澤順著安達的目光看向火盃，沉默片刻後狀似不經意地開口問道，「那安達呢？有想過要報名嗎？」

「火盃又不可能選上我。」安達低聲嘟囔著，縮了縮脖子將下巴埋進圍巾之中。

『又這麼說了呢，安達明明這麼優秀，又很努力，卻總是低看自己。』黑澤的心聲發出飽含憐惜又無奈的歎息，『真想讓他知道他有多麼好，但突然這麼說，他肯定會覺得我只是在說客套話吧？』

黑澤真的這麼認為嗎？聽上去他似乎對自己有一定的了解，但他又是怎麼知道的呢？太多的不解此時卻無法從黑澤的心聲中找到答案，儘管他覺得黑澤肯定不會用奇怪的手段去打聽他的動向，但彼此的資訊落差仍然帶給安達一絲不安。

不過，在這惶惑的情緒間，被肯定的感動仍無法忽視，安達感覺自己莫名有些鼻酸。

「不試試怎麼知道呢？」黑澤的語氣中帶有溫柔的鼓舞，側頭瞅了眼身旁低著頭的少年不禁莞爾，「如果你有想參加的念頭，我非常支持你將名字投進去哦。」

因為黑澤的鼓勵，安達決定認真考慮參與選拔的可能，少頃後卻仍是雙唇微抿緩緩搖頭，「還是算了，事實上，我對成為勇士沒什麼興趣。」

「欸——說不定很好玩哦？機會難得呢。」黑澤半開玩笑地慫恿道。

「明明黑澤你原本也沒打算要參加的，」對方上揚的語調令安達不自覺放下拘謹，忍不住笑著回嘴，「這些話應該和過去這幾天的你說吧？」

『梅林啊，安達的笑容實在是太可愛了，絕對是天使吧？』黑澤的心聲激動得彷彿被施了擴音咒在安達腦中炸開，差點嚇得他發出驚呼，明明本人只是對著他低聲輕笑，內心卻失控地吶喊著讓安達感到不可思議的瘋狂想法，『為什麼沒人發明用眼睛留下影像的魔咒呢？！會不會錯過這次就沒機會了？我早該試著研究一下的！』

聽著黑澤的心聲他竟是真的在認真考慮要研究魔咒，安達很想告訴對方別把時間和才能浪費在這種地方。

不知不覺間天色漸明，第一道晨曦穿過禮堂右側窗戶灑上大廳的石磚地板，安達這才意識到自己的胃已經餓得麻木，他下意識抬手揉著自己的腹部，慶幸自己的肚子沒有因為飢餓而發出尷尬的聲響。

注意到安達的小動作，黑澤雖沒有作聲，內心的憂慮卻仍被前者輕易聽取，『大概還要好一陣子早餐才會上桌，安達沒事吧？唉、早知道就在船上捏個飯糰了，印象中他說過自己很喜歡吃和食。』

他什麼時候對黑澤說過這種事！？安達驚恐地瞪圓雙眼卻不敢看黑澤，生怕對方發現他的不對勁。

『對了，收納袋裡有六角之前帶給我的最中餅，應該能讓安達先墊墊胃吧？』黑澤從大衣裡翻出一個深色的束口袋，拉開袋口後從袋子裡取出一個木盒——很明顯束口袋被黑澤施下無形伸展咒，不過，在安達模糊的印象裡，私下使用這個咒語改造物品好像是違法的？還是說黑澤有向魔法部提出申請？

安達盯著黑澤手裡的束口袋思維胡亂發散著，直到黑澤打開盒蓋將木盒遞向他，他才猛然回神，眼前的點心彷彿燙手山芋讓他感到無措，總覺得自己不應該在知道黑澤心意的情況下裝作不知情地一味接受對方的好意。

「啊、突然感覺有點餓呢，」黑澤將束口袋收進口袋後拿起木盒中一個花形的餅咬了一口，「早餐大概還要一段時間才會出現，這個就先將就著吃吧，安達你要嗎？」

『安達果然不會輕易接受，不過若是我也吃的話應該就不會給他太大的負擔吧？』

黑澤簡直是體貼過頭，對待他這樣的人，其實真的不需要這般溫柔細心的。

理智告訴安達還是拒絕為好，然而眼前的甜點對於此刻餓得可以吞下一批馬的他而言簡直是致命的誘惑，盯著盒子裡鯛魚燒造型的和菓子嚥了嚥口水，再次開口聲音竟乾啞得可怕，「我……」

「這其實是後輩送我的甜點，」發現安達的神情有些動搖，黑澤決定加把火補充道，「不過我不太愛吃甜的，安達如果能幫我解決一起它們的話我會很感激的。」

讓黑澤將話都說到這般地步，如果再堅持拒絕就太怪了吧？安達終於妥協伸出手拿起一個圓形的最中餅小口咬下，紅豆餡的甜味與香氣在口中蔓延開來，霎時間他那雙琥珀色的澄澈眼眸洋溢出幸福的笑意，令目睹他表情變化的黑澤再一次怦然心動。

『吃到好吃的東西時，安達笑起來就會散發著柔和的氛圍呢，真的是怎麼看也看不膩，好懷念啊。』

聞言，安達扭頭望向黑澤，後者嘴角噙著笑，眉眼間染上一絲溫柔，專注盯著他的目光讓安達的心跳漏了一拍，卻不知是因為驚嚇還是別種尚未明朗的情緒，他僵硬地轉回頭認真啃起嘴裡的餅。

……這時候感覺到心跳加速，是因為緊張吧？

來自鐘塔的鐘聲響起，學生們陸續走進禮堂大廳，不多時整個禮堂便擠滿了人。

比起讓大家引頸期盼的、由火盃選出參賽勇士的今晚，前一天的十七歲生日顯得平淡而毫無波瀾——坐在雷文克勞餐桌後方的安達本想這麼形容，然而昨日朝陽下的禮堂裡，黑澤對著自己溫柔微笑的畫面卻在腦中揮之不去，連同當時塞滿他腦海那來自黑澤的喜歡，讓安達於課堂間屢次走神，於是在教授們的譴責目光下造就了某方面而言也可以說是難忘的一天，就連柘植都在宿舍交誼廳叫住他，罕見地對他表達直白的擔憂。

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此刻坐在德姆蘭學生之間，對於後輩的高調宣言露出無奈微笑，黑澤抬手按著六角的肩膀叮囑後者安分些，然而其他少年卻也開始喧鬧著起鬨，似乎已經確信了他們學院的參賽選手。

在與同校生相處時，從容自信的黑澤看上去離他很遠，讓安達意識到黑澤和他完全不是一個世界的人，思及此，他握緊了手裡的羽毛筆，移開目光後低垂著眼。

這樣的人，究竟喜歡他什麼呢？

「肅靜——！各位請就坐。」麥教授在踏入禮堂之後高聲喊道，眾人立時噤聲，興奮地望向禮堂前方的火盃。

安達可以聽見其他學生們內心不斷吶喊著自己屬意的勇士候選，此起彼落的呼聲讓他有些頭疼，他嘆了口氣不再試圖閱讀桌上的《超強魔藥》，隨手將書闔上後塞進背包裡。

「此刻，是眾所期待的時刻——勇士選拔。」麥教授環顧所有學生後邁步走向火盃，抬手觸碰它的杯緣，火盃的藍色火焰霎時間轉變為鮮艷的紅色，某些學生見狀發出驚呼，緊接著，火盃的火焰在由紅轉紫再變回藍色的過程中拋出了第一張紙條。

那張彷彿被反覆搓揉、上頭的皺褶顯得異常清晰的紙條，安達一眼就可以看出屬於誰。

《TBC.》